

汽笛

瑪麗亞·瑪耶洛娃著



汽

笛

[捷]瑪麗亞·瑪耶洛娃著

綺 雨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Marie Majerova

The Siren

本書根據 Artia, Prague, 1953 年英譯本轉譯

汽 笛

原 著 者 [捷] 瑪麗亞·瑪耶洛娃
翻 譯 者 綺 雨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94 号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5 7/16 插頁：9 字數：341,000

1959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0 冊

統一書號：10078·0989

定價：(八) 1.60 元



作者近影

“汽笛”中文版序言

向捷克斯洛伐克作品汽笛的中国讀者致以兄弟的敬礼！

一声汽笛，就是宣告工作的時間到了，但它也意味着某些新事物的开始，某些向着高处努力前进的事物的开始。在汽笛里，就是工人阶级正在齐步前进并且发展壮大。小說的主题就是从这儿产生的。

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說呢？它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一个作者写作，是由于他的内在的力逼使他要与其他的人分享一切使他的全身心感到兴趣的东西，一切在他心里燃燒得熾热、使他感到苦痛的东西。而且——其重要性就在此——他还要和尽量多的人分享。我所以写汽笛，就是由于每个艺术家所熟知的这样一种糾纏不休的冲动，而尤其是因为我要向工人阶级致敬。在我写汽笛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正受着资本主义的統治，而且作为一个受压迫的阶级，它从来没有按照它的重要性被估价过，也没有受到过重视。小說講的是波希米亚工人阶级的历史，尤其是我們国家的产业工人的历史。这一部历史，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的历史是相似的，这就是何以工人弟兄对它体会得这般深刻的道理。

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和我們国家的劳动人民过着同样生

活——向着社会主义迈进——的中国劳动人民，能够熟悉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这儿所过的生活。我深知，我的努力没有达到我所梦想的目的，因此，我请求中国的读者们原谅！各位读者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在我访问人民中国期间，我是逐渐理解到的；你们开始新的生活时的无比热情，我是深为感佩的。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敬祝你们身体健康！我祝你们在你们所做的一切事业上获得完满的成功！

瑪丽亚·瑪耶洛娃

一九五七年八月于布拉格

目 次

“汽笛”中文版序言	I
-----------	---

第一章 发明家	1
第二章 辗压工	67
第三章 强制劳动	109
第四章 沸腾的人群	139
第五章 没有坟墓的坟墓	173
第六章 十字路口上的一班人	203
第七章 “极乐世界”小饭店	257
第八章 煤屎	286
第九章 到美国去	302
第十章 海外的面包	338
第十一章 从正月到五月	380
第十二章 钢业大景气	464

第一章 发明家

“喂！这儿有人吗？”克利斯兴·黎志在烧炭人的小屋门口朝里望了望，喊道。

没有回答。

可是，在小屋的地上，一个男子缩做一团躺着，他蜷曲地躺在那儿，不是舒舒展展地在睡觉。

年青人把脸掉过去了。这一情景，使他那踏着轻快脚步穿过森林的舒坦心情一下消失了。他很烦恼，因为除非是粗暴的人和愁苦的人，谁喜欢给扫了兴呢。他明白这个人的不幸，结果会大大影响他的安宁。他正准备要走开，脱出这种危险时，地上那个人微微地动起来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具死尸。

现在，他感觉到他自己不能不管。

“你是怎么搞的？”他用他已学会来对付这些衣衫褴褛的烧炭人的粗暴的声音喊道。

“我跌下来，摔伤了，老爷。”

“倒霉。你起不来吗？”

“起不来，”躺着的人说，他的唇上几乎看不出有汗毛。

这小屋慢慢越来越亮了。烧炭人的身旁有一双木屐，一只底朝天，另一只被血染成了黑色。

“是看林人把你射伤了，还是落在你自己设的陷阱里呢？”

由他脸上的年青面容判断起来，这烧炭人还是个少年，但他

却长得很高大，而且一定比克利斯兴还高。他疲惫无力地闭上了眼睛，那张光滑的脸变长了。

这是一个垂死的人求救的姿势。克利斯兴把枪放在一旁，摸了摸那折断的骨头；肿起的肉绽裂得很厉害，这一块地方全给溅满了血。他从门边一个壶里倒了点水给受伤的人喝，把在长凳上找着的一个包包放在他头下，又拿一块平板推到那条受伤的腿下面。他看到，这个小屋里散放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削光了的板，用木头剜成的小车，以及希奇古怪的铁器。

“真是一个娃娃，还在耍玩具呢，”他心里这样想。

他大声喊道，“躺着别动，我去给你喊个接骨医生来。”

他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在衣袋里摸索他的银盒子，将一撮粉红色糖果放在那个人的手上。

这时，天已大亮。小屋子前面，斜斜的阳光落在林中空地上，那儿一个炭窑子正在冷却下去。四周的树木形成一道厚厚的山毛榉绿围墙，把这块开垦地围成一个幽静的房间。尤其突出的是，有两根没有加过工的木料倾斜地插在地上，顶尖撑成一个锐角。树木是新近斫伐的，树干上的裂口流出了大滴大滴的树脂和树汁；强烈的气味激荡在空气里，使鼻子里的呼吸增加了一股特殊的刺激味道。

克利斯兴看了看他的珐琅表壳的大银表，于是加快了步伐。当他走过醒来的森林时，一面注视着阳光在松叶上胜利地闪耀，一面倾听着晨风亲密地唧唧私语和树颠沙沙摇曳，他的幸福感马上恢复了。

到了庄园，他进去看了看管家，吩咐给那个年青人喊一副担架去，并叫接骨医生把烧炭人的结果通知他。他觉得他已尽了他道义上的责任。可是，他一踏进那挂有令人愉快的、厚印

花布窗帘的房間，一眼瞥見早餐桌上那誘人的台布和有勿忘儂花的磁器時，便將森林、燒炭人和接骨醫生等等忘得干干淨淨了。

中波希米亞那些大森林、供狩獵用的保留地和炭窖子、沙坑、鋸木廠以及采石場等，完全是費爾斯登保家的財產。從太古以來，這一氏族便定居在多瑙河的發源地；他們在那兒經營他們的領地，統治他們的農奴，享受著他們的土地上的和無數人們的勞動成果，這樣孜孜不倦地積聚起錢財來。不久，他們認為他們的巴伐利亞的大領地似乎太小了。跟有些列強一樣，他們把他們的財產勢力甚至擴張到後來成為德意志帝國的邊疆以外去了。他們這許多殖民地之一，便是他們在奧地利—匈牙利的土地。

他們不斷地擴張他們在波希米亞中部的領地，進行着預示有更大利潤的新冒險，用承繼和聯姻等方式獲得各種新領地。

費爾斯登保家那些後嗣中的一個，時常來到伯龍河上的尼滋波爾莊園上小住幾天；他聽了他的精明管事的話，購置了一個小鑄造廠。這位管事將所有的領地經營得那麼順利成功，一方面贏利飛躍地上升，另一方面他本人也從中大發其財。他所以獲得這樣的成績，是由於他密切地注意商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就使他能夠預見到鑄鐵的暢銷，鑄鐵由於價廉，已開始取鍛鐵而代之。他剛剛把他的女兒嫁給他的一位助手，並且要讓他的女婿，克利斯興·黎志，來管理這一新事業。

“我們是在一個新時代的開頭，”他總是這麼說。“這比靠森林和田地賺錢強得多呢。”

這位年老的管事拚命工作，從早到晚在幕後操縱，慷慨地

献出了他那显然用不完的精力。他的女婿觉得，他在这个强有力的保护者之下，給照顧得很好，所以无忧无虑地一心自己寻乐。他酷嗜打猎，抗着一枝枪，在費尔斯登保家的无边无际的森林里漫游着消磨他的时间。由于他跟那人人害怕的管事締結了姻亲，那些山林人和猎場看守人都不敢惹他。但事实上，他在森林里从来没有引起过損失，也没有引起过惊慌；他的打猎是在于观看森林里那些动物的隐蔽的生活，而不是在于搜集狩猎的战利品。注視着松鷄，并一动不动地傾听着它們的恋歌，比狙击和杀害鹿，更使他欢喜百倍。

他热爱这辽阔无边的森林；它那如画的美景滿足了他的視觉，它滿足了他那爱听柔和曲調和动人的喧囂声的听觉，它滿足了他那喜聞新鮮空气和芬芳微风的嗅觉。他喜愛閱讀席勒的詩，他感觉得这位詩人的动人的詩句，在这有几世紀生命的高貴的樅树中，直向山頂翱翔。他身上具有的那一种正在消逝的浪漫蒂克世紀的东西，跟这种环境很協調。有时候，他觉得这茂盛森林使他的心灵感到无比快慰。而且，每天都带来了新的冒險，这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是变化无穷的，这森林的神秘的原始美似乎长到他心灵中去了。

他时常感叹道：“只有单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一个人才觉得他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在任何旁的地方，他都是一个囚犯！”

他把規定要去謁見伯爵之前的二十四小时，花費在狙击一只只有十二个杈的牡鹿上面，他知道这只鹿每天要到那叫做“榆树旁”的地点的下边一块草地上来，大概是为了下一个秋天的决斗鍛炼而来跟它的敌手挑战。这年青人花了好几个夜晚，从天黑到天亮都藏在树丛里，但那只牡鹿嗅出了他在那儿，始終沒有露

面。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守在下风的地方，终于窥见了这只野兽的全部行动。仿佛是传说中的叙事诗的篇章一样，这种时刻庄严地接连着来到了：首先，他听到了这只力大的兽向着林中空地挺进、拨开树枝时发出的沙沙响声，接着他大睁着眼睛，要将它在草上拣道前进时的优美而威严的步态看个清楚，这时候，一切都在摇摇晃晃，那只鹿却在那儿站住，满月正射过它两只杈角中间，而最美妙的时刻，则是那鸣叫着的牡鹿发出威风凛凛的声音的时候，这声音说明了它那逐渐觉醒的本能。

克利斯兴屏声息气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虽然他感觉得出蚂蚁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给他下巴压得快死的花的强烈气味，把他的鼻孔刺激得要打喷嚏。他一声不响地躺在那儿，直到这奇妙的景象过去了，等到牡鹿没有瞥见它的敌手而走去时，这个人才站起身来，伸伸僵硬的四肢。他把鹿的每一个动作在心里重温了一遍，并重复着那奇特的牡鹿的鸣叫声。他是这么沉陷在他这一体验中，以致迷失了路，直到晨雾正浓时才觉察出来。

这年青人象疯了似的凝视四周；世界仿佛乱七八糟了。他好玩地摇了摇头，因为他这样被一层轻雾包围着，实在无法辨别方向。树干的形状模糊不清，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被吞没在浮动的晨雾中，他感觉他仿佛浮在一个轻气球里。他本能地伸手去探路。他对这块地方很熟悉，并且总是很有把握地认为，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在森林里找着路。但在徘徊了半小时之后，他明白他是错误了。他对于这块草地，尚留有显明的印象，这是在两个陡峭的斜坡间的一块平坦的椭圆形空地；陡峭的溪谷，偶尔有一些从前塌陷的地方，缓和了坡度，这些塌陷处长满了杜松树和夹杂在羊齿中的稀疏的树丛。一条小溪涓涓地流过草地。

小小的林中峡谷四面八方被圍了起来，只露出靠溪谷那边的入口处，溪谷成了一层一层的高台，向着平坦的克拉德诺高地升了上去。

清晨被他的笑声吵醒了。森林里現出了他認為他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丛丛树木。可是，他一再地迷失了路，直到他来到燒炭人的小屋后墙边时，他才确定地明白了他是在什么地方。

由于迷失了路，随后又跟受了伤的燒炭人攀談过，他被耽擱了。他几乎来不及吃早飯和換衣服，他的年青的妻子和女仆把一切都已准备好，她們比他本人还更焦躁。

蒙伯爵賜見，这是比决定一件当然的事，还更属于一种正式的仪式。尽管由于一切的謠言和逸話，克利斯兴以为这位貴族不过是个守財奴，可是这一位貴族的諷刺的声調令他大为吃惊，这种声調使得他的談吐兼有显貴和学者的风度。黎志覺得他自己臉上显然現出了惊异，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的年青无知把他暴露出来了，做一个貴族的仆从的那种毫无个性的假面具还戴得不完全象。伯爵似乎覺得很有趣，对他的印象也不坏。

管事的低垂着的眼臉下，閃現出了滿意的神色，他用默默的一鞠躬来回答伯爵結束这次賜見所說的話：

“小伙子，你要好好經營我的鉄厂，务必使管事不会因而受到損失！”

就在第二天，克利斯兴·黎志的生活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从前的管事的助手，現在是新冶金工厂的經理了。他整天就搞着矿石呀、火呀、鉄呀等事情。

最初，他是从下面通过鉄厂的专家們、从上面依靠他丈人的支持来进行管理的。他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只有到了晚上在沙

发上打瞌睡、他的年青的妻子在他头下放一个皮垫子时，他这才一面摸索着她的手、一面半睡半醒地喃喃着：“亚德莱伊黛！阿兰居斯的美丽的日子结束了！”

再也无法想到森林和森林中的娱乐了。仅在星期日乘坐一趟单马拉的双轮马车，偶尔到小樅树荫蔽下的十字路口“青十字路”那儿去野餐，或者是在新年或狂欢节的时候乘坐一下雪橇。

费尔斯登保家的管事和往常一样，稳操胜算。铁厂的铸铁制品有了很好的销路：建筑新房屋的承包人定做了供楼梯和阳台扶栏用的装饰柱子，富有的公民们要墓地用的十字架，日渐繁荣的城市需要路灯杆，公共机关和贵族要墙上的浮雕和大纪念章。

在伯龙河中的岛上，堆积着大量的木炭，供炼铁炉上熔炼矿石用。许多定单、价目单、开价单、对价单等全都堆在这位年青经理的桌子上，至于改进和扩充工厂的计划，一些充满了精密的想象的计划，甚至把他那一向专作无限幻想的心灵的角角落落都塞满了。一个爱读诗的人，一变而为一个阅读技术手册和证券交易所新闻的人。铁厂已象架轭似的压在他的肩上，现在他用他的被奴役的身体的全副精力把它拽着走，一心只想寻出一条最好的途径，不出岔子地载负着他的重荷前进。

工厂的情景，日夜充满了他的视野，炼铁炉里的硫磺臭，代替了森林里的树脂香。当他正埋头清理复杂的经济问题时，一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送信人来报告说，岛上失火了。这个信息使他吓了一跳。他最初没有认识到风正在助长火势，因为他一向都看惯了和煦的风。他是这个新天地的囚徒，他在其中愈钻愈深，他所花的时间和精神便愈来愈大。当他理解到这个新天地在危险中时，他的头脑马上清醒了，立刻叫全厂响起了失火

警报。

被风向外吹送的烟雾和焦味，惊动了四邻的村落与所有的小村庄。黎志到达火场时，他使那一行一行的人们稍有了些秩序，这些人排得象根活链条似的将水向前传递，一直传到大火的热力与有毒的熏烟使得人不能呼吸的地方去。可是水却好象在一个看不见的熔爐里一样被吞噬了，而且一点也不起作用便消失了——它仅仅变成了嘶嘶响的水蒸气。由炭堆中的一个地方升腾起了一股不散的浓厚的黑烟柱，在这浓密的一层东西的上空什么地方散开了，因为冒烟的火星又落到了地面。一团一团的烟雾，停歇在草地上和河流上，它们象些被东西裹着的人似的形成了可怕的、奇形怪状的一群，被赶到河流的平滑的水面上，在阵阵的风里滚来滚去。令人窒息的熏烟包围了一切。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人们都在浓密的黑云团中移动着，盲目地摸索着水桶，把它们递给看不见的同伴们，而那些将水泼出去的、行列中的最后的人们，则人事不省地倒在地上。人所形成的链条，继续不断地向前移动，晕倒的人被人们无目的地抬来抬去；有的人被熏烟熏糊涂了，摇摇晃晃地走到河边去，女人们在那儿用水浇他们，使他们清醒过来。许多志愿的救火员开始退却了，因为那熾燃的大火不让他们走开去。他们停了下来，被熏烟冲襲着，不过是将水泼在起泡的地面上罢了。叫喊声和爭吵声，鼓励人的喊声，咒骂声，呼疼的呻吟声——簡直混乱到了极点。

克利斯兴·黎志本人已逐渐失去勇气，正在懊恼地計算着将来可能出现在年终決算書上的損失范围，这时他看出在那群奋不顾身的盲动的人中，有了一种充滿希望的騷擾的活动。

他看见一群外貌粗野的人突破了烟雾和煤烟的帷幔，这些人都是胡子乱蓬蓬、脸上黑油油的，这是由于他们为了不使木炭

遭受損失，匆忙地堵塞炭窖而被熏黑了的，他們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对于他們力能給予帮助满怀信心。

“是些燒炭人！”這句話在人群中傳开了。

是从森林深处来的燒炭人！是对木炭有深刻認識的人們，是木炭的制作者和鉴定家。

当这些人不經意地由人群中挤过，人們发出了听得見的、寬了心的叹息声給他們讓路时，克利斯兴很为这一动人的情景所感动，很兴奋地注視着。他們慢慢地、审慎地将火团团圍住，于是开始了他們的救火步驟，仿佛他們是在向火神供奉祭品一般。他們彼此呼喚着，但用的并不是人类講話的声音，而是那种在森林里的可怕的岑寂中，人們在炭窖四周曾經听到过的声音——好象是鹿的鳴叫声和树木折断的喀嚓声。那把他們的木炭化为灰烬的火焰，却象是一只馴服地听从它主人招呼的狗一样。火焰爆发的凶勢給制服了，向外发射的火舌变短了，火象一朵在晚上把花瓣收縮攏来的花似的熄天下去了，等到黑暗消逝、人們开始神色安然地互相庆賀时，火只能发出嘶嘶的响声，它被制服了，逐漸熄灭了，微弱无力了。

克利斯兴·黎志十分高兴，对燒炭人的头子招了招手，他就是那个首先把他一伙人召集攏来的人。这个高高、瘦瘦的青年人到他面前来了，他的赤裸的胸膛上現出了好几个疤痕。經理因他眼睛里的神色而呆住了，这对眼睛射出了一股富于幻想的閃光。并且当他的目光落在他那张下巴尖削的光滑的臉上时，他一下子想起了森林里那为濃霧所紧紧籠罩的清晨，和那剛剝过树皮的树干上所发出的树脂香和树汁香。他已丧失了了在森林里游蕩的那种乐园生活，抓住了他的心。

他声音里含有一种渴慕的声調說道：

“你就是我那一天发现腿子跌断了的那个人吧，是不是？”

“早就医好啦，老爷。”

这一句话使得克利斯兴·黎志又回到了现实。烧炭人拿到了他们的报酬后，又很快地消失到森林里去了，因为他们很耽心他们的炭窑子、他们消逝到他们的秘密的森林巢窟里去了，他们的出没无定就跟女巫们一样，好象并不是真实的。只有他们的首领受命次日到办公室去一次。

对于约瑟夫·胡德亦来说，这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本来他只是个烧炭人，现在却一变而为费尔斯登保铸造厂的工人了。他从来不敢梦想到会有这样的好运道。

从儿童时代起，他所过的生活就是幻想多于现实。他所想象的事，总是比他正在做着的事重要得多。不过，他却是一个很好的烧炭人。他精通他的业务，尽管事实上，他是被一个流浪的乐师的家庭抛弃在森林里的，这个家庭一直没有再来认领他。他还没有长成一个少年时，就已经知道如何照管炭窑子：安置好窑中心的木柴棒，再摆上一层层次要的木柴棒，外面复上细小的枝杈和泥土。他所摆的木柴棒与木柴棒之间的间隔，计算得极其精确，甚至成年的烧炭人都要请教他如何堵封炭窑。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成就。

他用细小的枝杈筑起一些试验性的炭窑来，试着用新方法烧炭。这些枝杈往往全给烧成了灰烬，引得人人都嘲笑他。但他从来不发脾气，也不因自己遭人取笑感到烦恼。他也能够和取笑他的那些人一同哄笑而不脸红，别说是跟人家争吵。当他由只合做玩伴的年龄达到了做工作上的同事的年龄时，他就变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无数烧炭人都模仿着他的方法，给自己免